



赵健雄

专栏

天阴沉着脸,跨进良渚遗址公园,面对眼前的空旷辽远,同行者不约而同地想到并说出一个词:苍茫。这是个更加适宜描写和表述北方野外的词语,譬如有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中,就有“天苍苍,野茫茫”的句子。想来遗址公园的设计与建造者,就是这样来想象和再现五千年前此地风光的,并通过一系列景观仿造与神韵重生的办法,把这种观念与印象传递给了我们。

事实上,数千年前不会有这个汉语词语,而当时良渚人如何表达身处此地的感受?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发现了良渚古语,也破译了如今看来只是一些符号的图案背后的意蕴,恐怕仍难以完整地体会与领悟。

和他们的先辈不一样,良渚人不再是些生活状态相近、对生活的追求与理解也仿佛的群众,他们已分拆成不同阶层,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尽管在同

一个地方共同度日,但彼此却过着不一样的日子。

让良渚文化从以往岁月中超拔出来,似乎也唯此一途。尽管有点儿残酷与无奈,但至少在从前,没有别的法子。

我们在反山墓葬中,看到如M12号坑发掘出来的那些珍贵玉器(也是法器与礼器):由顶级工匠制作的巨琮、大钺及琕、徽等,在1毫米宽度上徒手微刻3条至5条纹饰之绝技构成的神人兽面图案,象征了威严的神权、王权和军权。

留存至今的良渚玉器,看上去温润无比。至于当年此地百姓千姿百态的生活,绝不可能是单一的。由已知部分观察,面积近五千亩的古城,供统治者居住和使用的宫殿稳居中位与高处,那儿没有一块土地是生产粮食的,粮田皆在城外,不知道种地的农民在辛苦劳作之余有没有进城看一看的机会和可能?

大约五千年前,对全世界

身边的远方

而言都是一个高光时刻,若干古代文明像彼此说好了一样,突然间亮相,都创造出了各自灿烂的文明。至于中国,不仅中原一地,另外至少还有三处,一下子冒出来的文明,成为后来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边有红山文化,它在考古上构成一个完善的发展链条,且各个时期出土的文物都很丰富,还有建筑遗迹。西南有三星堆文化,特点在于挖掘出来的器物,不但精美高级,而且其叫人匪夷所思的形态,就像外星球来的。中原马家山文化分布广大,至今已发现五千多处遗址,应当仍是中华文明的主体。至于良渚文化,尤其是随着近年古城遗址的确定,展现出来的已不只是小规模聚落,而是一个王朝的样子。有人认为,它就是夏商周三代之前的虞。

这些差不多同时发达与流布而所处地域相距并不近文明,告诉我们远古时代不同文化

间的交往与彼此影响,大大超出原先的估计和认定,譬如良渚的玉琮,就在红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中都有发现,至于和中原一带马家山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就更密切了。有专家据考古发掘成果,提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发达更在中原文化之先的看法。

两千年前孔子倡导“克己复礼”,那时汉字已相当流行,而此前再几千年,良渚文化对礼的倡导,显然尚无法藉文字推广传播,那么靠什么?还不是礼与乐?而沉稳大方的玉琮正是最早的礼器。

其实仅就良渚文化本身而言,前有远至万年的上山文化与其后的河姆渡文化可接,后有崧泽文化再到新近才勘察确定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可续,形成一条近乎完整的轨迹。表明至少中国人的一支,是在这里发展壮大的。

我一直认为,即从近代史来看,革命总是发端于南方,然

后蔓延至北方;现在发觉,中国史可能也是这样,东南与西南的南人,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某个时段甚至大于中原的影响。

人容易忽略身边的美丽与伟大。上面提及的几处文化遗址,我多半去过,有的还三番五次地去过。

良渚就在杭州城北,却至今只到过几趟博物馆,遗址是第一次去,除了因为它晚近才开放,还由于自己错误地认为,在气候潮湿的南方,所谓遗址,往往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一个空有其名的旧址,但即便如此,去看看风水与其在后人头脑中的架构也是好的啊,更何况此地还有玉器发掘原址与宫殿的复原模型。

良渚遗址公园看上去有点儿塞北味道,也接近川北的样子,就不大像江南,回来想想,过去老人讲,南人北相者贵。那么良渚的苍茫之气,不正是一种南地北相吗?



满城花香

晓 寒

多次去荆州,只为和某些历史的节点相逢。

站在黝黑的城墙上,面对垂杨、落照、归帆、流霞,心头总会弥漫着一种美丽的感伤。仿佛刹那间周围烽烟四起,又听到了骏马的嘶鸣、箭簇的呼啸,看到了那些辗转流浪的诗人踽踽而行,破旧的衣衫上扑满了风霜。

最近一次去荆州,正好是梅雨季节,出高铁站时已近黄昏,天空中的雨细细绵绵,像漫天飞舞的柳絮。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窗外的雨仍像头天一样,丝丝缕缕,把铅灰色的天空塞得没有一条缝隙。尽管不是第一次来,天气也不怎么好,但我还是决定出去逛逛。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都有一早出去转悠的习惯,我会意识地避开人车鼎沸的路段,专挑那种老街小巷,或者菜市场 and 农贸市场逛。那样的地方,有很多的小摊儿,卖本地的土特产和手工制品,还有一些从山上采来的药材与野菜。那些并不起眼的东西,是一个微渺而苍茫的世界,附着人的情感,喜和怒,哀和乐,爱和痛。背后藏着的是风土人情,是历史的残骸、时间的拓片。让我从感知到一座城市的气息,甚至可以沿着其间的蛛丝马迹破译一片土地的密码。

出门,雨飘在伞上,悄无声息。穿过酒店门前的大街,沿街走了一段,拐进一家服装店旁的一条巷子。巷子不宽,或许是天色的缘故,给人的感觉,到处都是灰蒙蒙的,灰色的砖墙、灰色的门窗、灰色的瓦屋顶。有一堵墙上青苔泛滥,从青苔中钻出一兜苋菜,零星星星的蓬草,在潮湿的晨风中茫然地摆动。那些东西,使一条巷子在我眼里瞬间变得苍老起来,仿佛上面覆盖着的是一层层的时光。

我慢悠悠地走着,看到卖小胡鸭的,卖砂锅米线的,卖锅巴的,还有很多摆摊卖菜的。天越来越亮,雨丝还在飞。陆续有人撑着伞走来,多数是老人,偶尔也有年轻女人,提着菜篮子,在摊子旁慢条斯理地挑选着自己中意的菜,不时听到低低的讨价还价声。

走到一半时,我看到了一个卖栀子花的女人,三十出头儿,披肩的长发,撑着把红色的雨伞。栀子花用红色的细线扎成把,有小把的,也有稍大把的,堆在电动三轮车车厢里,满满的一车厢。雨丝落在洁白的重重花瓣上,慢慢堆积成晶莹的水珠,在这个小巷的清晨里,闪烁着芬芳的光芒。那些绿叶庇护下的花苞儿,含羞带颦,将开未开,绿莹莹里吐出一小截奶油似的白色,像一盏小巧玲珑的灯,将一个雨天照得雪亮。

我住的小城里也有卖栀子花的,不过和眼前的栀子花不同,那是单瓣的,细细的一朵,看上去弱不禁风,要放到鼻子前才能闻到淡淡的清香。花用开水烫过,变成了淡黄色,泡在盛着清水的盆里,买回家做菜吃,清炒、煮汤都行,味道鲜美,还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备受小城居民的青睐。

我被这花吸引了,加快脚步走过去问,这花怎么卖?女人挽了拢头发,将伞高高举起;小把的3元,大把的5元。我拿起一把放到鼻子前,一股浓浓的香味随着我的呼吸传遍全身。那香味醇厚悠远,一丝淡淡的苦味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绵绵不绝的清涼。这味道,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它是我故乡的味道。

我把花放下,接着问女人,这花怎么弄着吃?听了我的话,女人“扑哧”一声笑起来,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这花不是吃的,是买回家插在瓶子里的。”我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经验型的错误,脸一下子红了,只好跟着她笑起来,以此掩饰我的尴尬。我掏出5元钱买了一把,握在手里,转身继续朝巷子的另一头走去。一路上,我边走边想,这么多的花,天又下着雨,她要卖到什么时候呢?

巷子不长,走到尽头后我开始往回走,到巷子中间时,那个卖花的女人还没离开。她和我刚见到时一样,安静地等待着买花人的到来,既不吆喝,也不走动,只是举着伞默默地站着,伞檐上悬着摇摇欲坠的水珠。她那副气定神闲的表情,仿佛在告诉我这个异乡人,要把这些花卖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买菜的老人和年轻女人,像是约好了一样,经过花摊时,便停下脚步,掏出钱递到女人手里,随后到车厢里找自己中意的花,有的买一把,有的买两三把。他们将花小心翼翼地放到菜篮子里,篮子里面堆满了菜的,还不忘用手轻轻地压一压,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出小巷。洁白的栀子花躺在篮子上面,随着主人的脚步晃晃悠悠。

整个过程,没有过多的语言交流,从彼此间的默契可以看出,这不是第一次买卖,到底是多少次,我不清楚,但至少是上一次的重复。买花是一件雅事,而古城里的人们,将这样一件高雅的事情,变成了生活里的日常。

很快,满车的栀子花就卖完了。女人收了伞,骑上电动三轮车,消失在蒙蒙细雨中。

我把那束花带回酒店,插在装满清水的杯子里,满屋子都萦绕着花香。午夜梦回,细细回味,觉得刚刚结束的那个梦都是香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行走在这座古城的长街短巷,看到很多卖栀子花的,在公园、广场、街边的行道树下,有的用篮子提着,有的用小推车推着,还有的用背篓背着,陆续有人一把把买回家去。

走累了,偶尔停下来,便闻到风中带有隐隐的栀子花香。我知道,那些花香是从身边的每一个窗口飘来的。

故乡的田垄

(组诗)

刘健鹰

母亲的麦地

鸟啼叫的声音,有霞光溢出
麦子们听一次
就会,长高一寸

叶子油绿
绿成耳朵和翅膀
一群,仿佛就是一只
随时都会
呼啦啦,飞向天空

麦芒披着锦缎
马上就,长大成人了
当年母亲手搭凉棚
没日没夜,就守在田里
头上的黑巾子
还有身上的紫褂子
还都是,亲戚给的
也都是穿戴了,好几年

一个家里,一个地里
这个世界或许
唯有,乡下的母亲
才懂得,日子的分身之术

午后落雨

孩子们,噤里啪啦进院了
房门未开,就把把脸
贴在玻璃窗上

地里齐刷刷的高粱苗
没了脖子
两把锄头,挽起裤脚
一前一后,一快一慢
榜到黄昏,猫腰回家

麦苗青青

起风了,风里也有麦芒
故意在拨弄着我的身体
我心里开始发痒
我半眯着眼
看到每一棵麦子
都举着,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有鸟站在地头
离我不远的那棵
槐花刚刚,开过的树上
被太阳照着,鸟不声不响
它发光的翅膀,亮到刺眼
我忽然发现,它总是在
时不时,偷偷地看我

似乎把我也,看成了
金灿灿的麦穗

爸妈还在干活,离得不远
但谁也不和谁说话
他们身后,躺着大片的麦子
也躺着我,我紧贴泥土的耳朵
听到了妈揉面、爸添柴
我弯腰埋头
还有拉风匣的声音

故乡的田垄

忽然发觉,自己的手指间
有风掠过,不断掀起尘埃
土腥味,顺着指缝
从指尖吱吱冒
成了一条,春天的河流

不断抓取食物的双手
有点儿五谷不分了呢
泥鳅般的文字
在掌心里,游来游去
都游成了岸
长成了,不爱说话的青苔

还是摸到了
十指连心的田垄
一本旧书,在将我翻阅
骨节里的营养
依旧棱角分明、风调雨顺

被鸟鸣唤醒

一些莫名其妙的黑暗
正悄悄隐退
鸟鸣四起,是这季节
随心所欲,播下的种子呢
见不到远逝的身影
却在黎明的,翅膀下
因为故乡,欢呼雀跃

这已是当今世界里
不可多得的声音
认真地聆听一次
自己也就,更饱满一些
就似一株春天里,可怜的禾苗
遇到了,一滴懂事的雨
就似我见到了一位
能静下心来,认真地说上几句
心里话的另一个人

一声声鸟鸣
有着太多的提醒
突如其来的幸福,聚在身边
如约而至,天地万物间
这乐音,清脆醉美
正如一朵,香味十足的
正在含笑醒来的莲

爹拄着镐头,背靠着地头
上的一棵杨树,磕了磕鞋里的土,
然后眯着眼睛,看着面前一排排笔
直的垄沟,延伸到炊烟的最深处。

他的眉头忽然皱了一下,用手
在眼前上下比量一番,又在地头
来回走了几遍,越走眉头皱得越
紧。

我纳闷儿地看着爹,低声问
娘:“我爹怎么了?”
“谁知道抽的哪门子风。”娘
说。

“这都快中午了,我饿了,喊
我爹回家吧。”我咽了口唾沫,看
了看爹的背影,对娘说。

爹性子急躁,还保留着在部
队的作风,做什么事都极认真、
讲原则,差一点儿也不行,他不
发话,我可不敢擅自“离队”。

娘看了看头顶的太阳,又看
了看我,回头喊了一嗓子,爹没
应,又喊了声,爹还是没理,自顾
自地在地头上走来走去。

娘生气了,拉着我的手就往
家走。我回头,发现爹正猫着
腰,似乎在一条垄沟里寻找着什
么东西。

我和娘回到家,吃了午饭,便
又去了地里。还没等到地方,就
发现我家的地里站着一群人,有
很大的吵架声从人群里传出来。

吵架的,竟然是爹和老瓦叔!
爹和老瓦叔怎么能吵吵起来?
他们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听说爹当兵走的时候,老瓦
叔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你
就放心去部队吧,家里有我呢。即
使后来他们都成家了,我家的
农活儿老瓦叔还是像以前那样,
没少帮忙干。爹也很感激,每次
回来都会和老瓦叔喝两盅,哪怕
是只有一碟花生米,两个人也能
唠上好一阵子。

我和娘钻进人群,看到爹拎
着镐头,额头上青筋暴起,指着
离他不远的老瓦叔,高一声低一
声地吼着。

“弟妹你来评评理,你说说
你家人,非得说我占了你家的
地,这怎么可能?你家的地这些
年都是怎么种的?还不是每年
开春我帮你们家种?他说地不
对劲儿,这不是埋汰我吗?”老瓦
叔涨红着脸,横在娘的面前气呼
呼地说。

我心里也有些生爹的气,老
瓦叔虽然爱占点儿小便宜,可平
时没少帮我家忙。他家的日子
比较紧巴,但也不会干占地这样
的事啊,我狠狠地瞪了爹一眼。

娘赶紧笑着说:“别听他胡
说,你怎么能占我家的地呢?他
叔你别当真。你先回家歇着,等
哪天我炒俩菜,你们哥俩喝点
儿。”

“喝什么喝,说清楚了再

一寸都不能少

阎秀丽

喝!”爹几步跨到要离去的老瓦叔面前,两手一张吼道,“把地的事儿整明白再走!”

“哎,我看你是没完没了啊,谁稀罕占你家地咋的?当初分地的时候是有文书的,你这块地有多少条垄沟,你数数,看少没少!”

“垄沟是一条没少,界石也在那儿埋着,看哪儿都没毛病,但是垄台儿变窄了!当初分地的时候,界石正对着这棵小树。”父亲指着地头儿的杨树说,“当时我是不是还开玩笑说不用埋界石,用这棵树当界石得了。你说树要是死了咋办,还得以界石为准。这你都忘了?要不咱们拿上尺,按照文书重新量一下?”

“我……我……”爹的话让老瓦叔忽然结巴起来,他看了看爹的眼睛,又看了看地头的那棵树,赤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行了,不就是半条垄的事吗?至于吗!”娘赶紧拽着爹的袖子,低声说道,“他家地少人多,算了。”

“你……你就差那半条垄?我……我只是想凑齐一条垄,能多打点儿粮食……”老瓦叔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

“绝对不行!”爹转身离开,声音很大。

打那以后,老瓦叔看到爹和娘的身影,都会讪讪地躲开,满脸的不自在。爹在县里工作,忙起来根本没空回家。家里有什么农活儿,娘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老瓦叔帮忙,只能自己干。



本版配图 董昌秋 胡文光